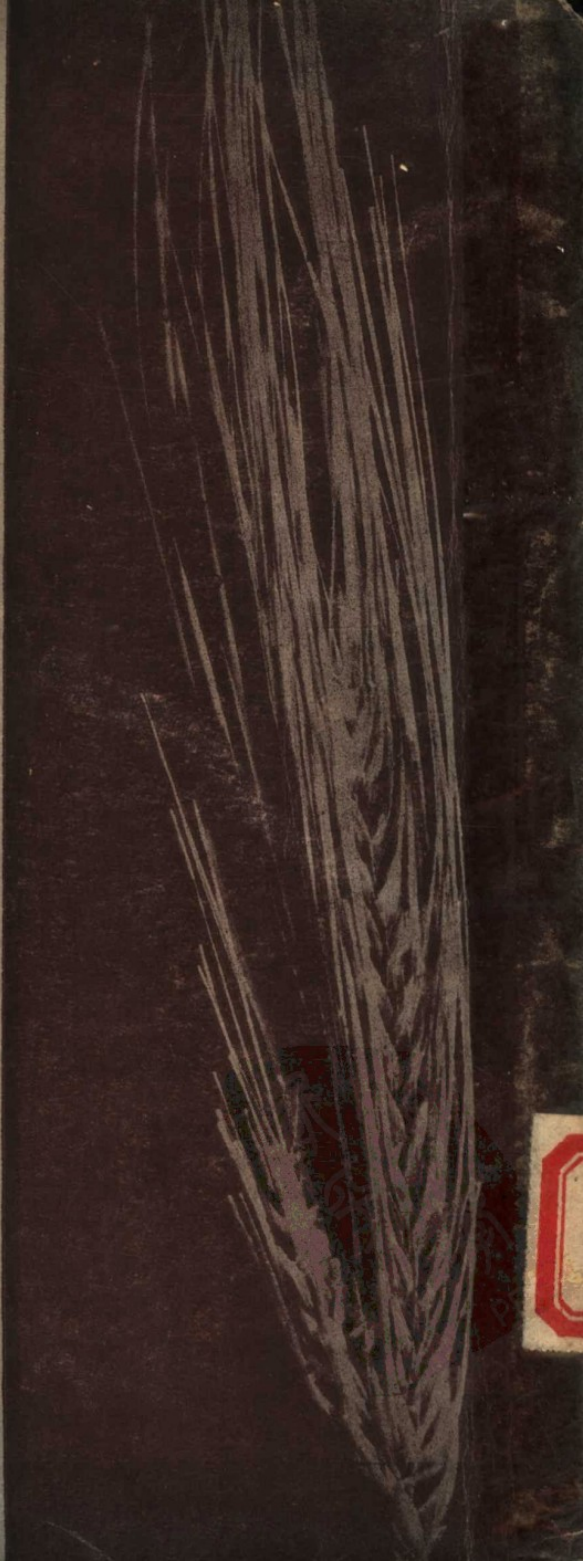


820
27322

兒島獻吉郎著

胡行之譯

中國文學研究



兒島獻吉郎著
胡行之譯

中國文學研究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一九三六年九月
初排版



中國文學研究

實價六角

著者 兒島獻吉郎
翻譯者 胡行雲
發行人 李志雲
出版者 北新書局
排印者 振興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新書局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

北平成都長沙南京廣州西安

北新書局

重慶杭州開封貴陽武漢濟南

分發行所

譯者序

日本文學博士兒島獻吉郎著有支那文學概論一書，我曾於一九二九年把牠譯出，翌年歸北新書局出版，迄今數年，購者頗多，羣以爲兒島博士致力中國文學甚深，獨具隻眼，有非本國人士之所能及者。

去年冬，譯者又購得兒島博士所著支那文學雜考一部，內中敘述共分十篇。惟第六篇唐宋文學史考，爲一般文學史上所具有，第九篇予之倫理觀，爲涉及倫理哲學之文字，第十篇予之文章觀，爲文學概論式的泛論文字，均非中國文學之專考。我喜其他七篇，如毛詩考楚辭考各有獨到的考證，深切的闡明，看了無異給我們以古代中國文學之雙璧之透明的解釋，——不論對於內容和形式。次之如李白、杜甫、王維，原是唐代的三大詩星，兒島博士也給以詳細的分析與綜合的比較，會引起讀者無窮的興味與得到真實的知識的。此外二篇：一是分析中國詩人的軍事思想，一是解剖中國詩人的戀愛思想，我相信軍事與戀愛，都是現社會底兩大活動方式，看了他底敘述，一定也能得到很多內心的同情的。

所以我在課餘之暇，仍把牠譯出，以供獻給中國文學者之參考。

兒島博士曾著有支那大文學史，支那文學史綱，支那韻文考，支那散文考，支那文學概論等書。這部支那文學雜考，是兒島博士死後，由其弟子內野台嶺編印，乃是他的遺著，可說是他最後研究的產物。因是對於這位異常努力於我漢學之異國文學者，不得不致特別敬禮！

全書除第六、第九、第十三篇外，餘均譯出，爲贅數語，以誌紀念！

一九三四、一二、二七夜於白馬湖畔之仰山樓。

目次

第一篇 毛詩考

一 毛詩與魯、齊、韓詩	一
二 大序小序	四
三 詩底六義	六
四 詩底刪定	一一
五 詩底功用	一三
六 三百篇底修辭法	一八
七 三百篇底構成法	二六
八 三百篇底押韻法	五八
第二篇 楚辭考	八三
一 楚辭底真價	八三

二	屈原底性格·····	八六
三	離騷一（特質與真價）·····	八八
四	離騷二（段落與脈絡）·····	九三
五	離騷三（造句法與押韻法）·····	一〇三
六	九歌·····	一二
七	九章·····	一一五
	第二篇 詩仙李白考 ·····	一二七
一	他底鄉里·····	一二七
二	他底天才·····	一二〇
三	他底任俠·····	一二三
四	他底仙風道骨·····	一二六
五	酒中之仙·····	一三三
六	詩中之仙·····	一三六
七	他底交友·····	一四二

八 他底家庭……………一五〇

九 他底詩集……………一五三

第四篇 詩聖杜甫考……………一五七

一 李杜底比較……………一五七

二 杜詩底特長……………一六二

三 杜甫底性格……………一六八

四 他底遊歷……………一七一

五 他底儒教思想……………一七四

六 他底非戰主義……………一七九

七 他底人生觀……………一八一

八 他底詩集……………一八三

第五篇 詩佛王維考……………一八七

一 他底傳記……………一八七

二 他底詩底特徵……………一八九

三 他底佛教趣味……………一九四

第六篇 從樂府裏所見到的中國詩人底軍事思想……………一九七

一 序說……………一九七

二 武德與文德……………一九八

三 征戰文學……………二〇一

四 非戰主義底宣傳……………二〇七

第七篇 從樂府裏所見到的中國詩人底戀愛思想……………二二九

一 文學與戀愛……………二二九

二 儒教與女性……………二三〇

三 以女性爲詩題的一齣……………二三三

四 以戀愛爲詩底內容的作品……………二三八

五 戀愛文學……………二四二

六 失戀文學……………二五〇

七 閨怨文學……………二五三

八 追慕文學……………二五六

附 錄

論詩經的作成年代……………二六一

毛詩考

一 毛詩與魯、齊、韓詩

毛詩是對魯詩、齊詩、韓詩而說的。魯詩爲魯申培所傳，齊詩爲齊轅固所傳，韓詩爲燕韓嬰所傳，毛詩乃爲河間毛亨所傳，毛萇承之，卽世所稱爲大毛小毛是。

秦皇火焚，爲中國文學的一大災厄。尤其是詩書，六經中孔子之認爲雅言的，爲秦最所疾視。如偶語詩書，卽被棄市，就可知道秦是怎樣的仇視詩書的了。而詩比書來得復原早些，這因爲書的生命雖靠竹帛而詩的生命却是在於諷誦的緣故。在漢書藝文志裏有說，『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所以書由伏生諷誦，僅傳二十八篇，詩則由毛亨把牠傳於六國之際，而由申培、轅固、韓嬰、毛萇傳於漢初，都因是諷誦的緣故。但物有一利必有一害，三百篇之得早日復原，原以諷誦爲主，而四家所傳的三百篇的文字章句，有多少的異同，也正由於諷誦之故。

專修申培所傳的魯詩，有孔安國、王臧、趙綰、韋賢、王式等。專修轅固所傳的齊詩，有蕭望之、匡衡等。專治韓嬰所傳的韓詩，則有王吉。治毛亨毛萇所傳的毛詩，有鄭衆、賈逵、馬融、鄭玄、王肅等。魯、齊、韓的三詩，雖先在漢武之朝立有學官，而毛詩獨在平帝之末立學官的。但齊詩亡於東漢，魯詩亡於西晉，韓詩亡於北宋，獨詩能於宋元以後，至今尚流行天下，決不是偶然的啊！毛詩的真價，遠出於魯、齊、韓之上。陳奐公毛氏傳疏序上有說：『齊魯韓三家詩，多採雜說，與儀禮、論語、孟子、春秋內外傳論詩往往不合，三家雖自出於七十子之徒，然而孔子既沒，微言已絕，大道多岐，異端共作，又或借以譏動時君，以正詩爲刺詩，違詩人之本志，故齊魯韓可廢，毛不可廢。』可謂先獲我心。

到於齊魯韓三詩已亡的今日，欲論四家詩的異同及其傳統，是不能的事。但，齊魯韓三詩以關雎爲刺康王之晏朝之詩，已不及毛詩以關雎爲叙后妃之德，文王之好逌於太姒之事的了。

其他如在韓詩裏：以漢廣爲悅人之詩，以采芣爲悲有惡疾的夫之詩，以鷦鷯爲譏人之詩，以鼓鐘爲刺昭王之詩，以賓之初筵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以雲漢爲宣王遭亂仰天嘆息之詩，以閟宮爲恤公子奚斯而作，以那爲美襄公而作；在毛詩裏：則以漢廣爲叙文王之道被於南

國，美化於江漢之域。以芣苢爲叙后妃之美德而指爲以有子而樂的婦人之作，以鷄鳴爲思賢妃，以鼓鐘爲刺幽王，以賓之初筵爲刺魏武公時之詩，以雲漢爲仍叔美宣王之詩，以閟宮爲頌僖公，以那爲祀成湯。這就可知在韓毛二詩之序裏的異同，并各有其傳統的了。又劉向爲楚元王之孫，本傳習魯詩的，而他在列女傳裏以爲芣苢是爲蔡人之妻而作，以汝墳爲周南大夫之妻而作，以行露爲召南之申底女而作，以邶之柏舟爲衛夫人而作，以碩人爲莊姜之傅底母而作，以燕燕爲安姜送婦而作，以式微爲黎之莊夫人及傅底母而作，以載馳爲許之穆夫人而作，似乎都從毛詩底序而來的。魏之張揖，是習齊詩的。他在上林賦的註裏有說，『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就是依從齊詩的序；而毛詩之伐檀序上，却說『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辭雖不同，而大體則一。

四家詩上，各有其傳統與各有異同，已如前所述了。而其優劣，是不容易斷定的。所以肅宗時賈逵雖撰述魯齊韓詩和毛詩底異同，至於優劣，總歸於不能論定的。及鄭玄作箋，所取以毛傳爲多，遂合刻毛傳鄭箋，於是毛詩的勢力，便壓倒其他三家了。朱熹雖不取毛詩之序的一切，而經的本文，却仍依據毛詩的。經元明而至清初，像陳啓源、戴震、段玉裁、胡承珙、馬瑞辰、陳象等，都是以毛詩爲主。可知毛詩的生命，比之魯齊韓三詩獨能永久不

原书缺页

夏所作，可知在蕭統的時代，是未嘗分做大序小序的。何況求序之作者，據沈重（毛詩義疏）說，『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據黃樞（詩解），則推廣程頤之說，以爲：『小序國史之舊題，大序記夫子之言，而非夫子之所作，其餘小序則漢儒之說或難其間。大序之文溫厚純粹，有繁辭氣象，意者夫子與門人弟子所以論詩者如此；——而若子夏之徒，集夫子之言而冠於三百篇之首耳。』這和在文選以毛詩序看做子夏作相同是不爲我所首肯的。而在後漢書儒林傳裏有說『衛宏作毛詩序』，在隋書經籍志裏則以爲『毛詩之序是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更加潤色之』。又蘇轍有說『毛詩之序爲衛宏所作，非孔氏之舊；』王安石說，『序乃詩人所自製，』程頤有說，『小序國史之舊文，大序之文似繁辭，孔子所作；』王得臣以爲首句孔子所題，鄭樵說，『大序是當時探詩大史之所題，』王質以爲村野妄人所作；諸說紛紛，並無歸着。若由我說來，可一言斷定，既稱之爲毛詩，其序必爲毛亨所作。倘以爲是孔子或子夏所作，那末魯齊韓三詩也可奉戴着而其冠卷首了。怎有毛詩獨專之理呢？倘以爲衛宏所作，那末漢初以來到後漢的衛宏時代，是所謂沒有詩序的嗎？魯齊韓三詩，也各有其序，而其序却未必和毛詩之序相同，是可知這序決不是孔子或子夏所作了。且魯齊韓三詩皆有序，獨毛詩無序，而必待後漢衛宏始序，是決沒有這樣的道理。倘毛詩之序和

其他三家相同，如果從毛萇時代已傳下來了，那末在六國時代，必是毛亨傳承孔子子夏的遺意而創作的。王肅註家語有說，『子夏所敘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也，』是決不可從的。所以韓愈有『子夏不作詩序』的評議。他如仁井田南陽毛詩補傳（舉要）裏有說，『小序首一句古序，當時史官所書，下文則毛公仍子夏之舊補之，衛宏以師援之言，更加潤色；』竹添井井在毛詩會箋有說，『序首二語，爲毛萇以前所傳古序，以下續申之詞，爲毛萇以後經師所附，』都是拘束於小序大序之區別，難免有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誚。

三 詩底六義

毛詩關雎之序說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這是祖述在周禮春官裏所說底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的。在孔穎達的正義裏有說，『風雅頌爲詩的異體，賦比興爲詩的異辭；』其實，風雅頌乃是詩的體制及性質上的分類，賦比興不過是作詩的手段方法。所以對於六義底排列順序，不說風雅頌賦比興，而說風賦比興雅頌，實爲我多年的疑問。倘若賦比興的作詩手段單是應用於風，而不施於雅頌，那末對於風賦比興雅頌底順序，雖無異議，爲什麼在雅頌裏有興的呢？倘若把「風」

解作「諷刺」之義，把「雅」解作「正說」之義，把「頌」解作「形容」之義，如果三者共賦比興都同爲作詩的手段方法，那末對六義底排列順序雖無異議，爲什麼同序中所說的風雅頌的定義是不相一致的呢？這我所以覺得以前六義底分類是不無慊然的。

在序裏曾說明風雅頌底定義：『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這是很徹底的，解釋「風」字爲「風化」之義呢，還是爲「風刺」之義呢？幾乎是不分明的。我以爲與其解爲風化、風刺之義，還不如解爲風俗之風來得適當。這爲什麼呢？因十五國風之風，並非風化風刺之義，乃是風俗之風。如在漢書藝文志裏有說，『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在禮記王制裏有說，『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都是把風解作爲風俗之風的。而朱熹解風則說：『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是把風看做爲平民文學，且更加以說明：『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雖把序底一切棄而不取，實則他不是略同於序之所謂風化風刺之說嗎？唯鄭玄在周禮註裏謂：『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爲近於風化風教之結果，在下可成爲國風民俗的傳說。若至於雅頌，以爲雅是正的、頌是容的，而多以雅爲譏享

時朝廷的樂歌，頌爲祭祀時宗廟的樂歌。朱熹在楚辭集註裏有說，『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明明是以風爲平民文學，雅頌爲貴族文學的了。其他如鄭樵在詩辨妄裏有說：『風者出於風土，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雅，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唯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吳徵在校定詩經叙錄裏有說：『鄉樂之歌曰風，其時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焉用之，於會朝焉用之，於享祀焉用之。』都足說明風雅頌底特質的。尤其章俊卿在詩論裏有說：『風之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相類；若夫雅則不然，雅有大小：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復風之體，然其語間有重複，雅則雅矣，尤其小者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十有六章，章十有二句者，比之小雅，愈有典則，非深於道者不能言也。風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頌則無有諷刺，唯以鋪張勳德爾。』可說是能從形式上發揮三者底特色的。所以把詩之作者區別起來，那末風大概爲閭巷士女所作，